

優婆塞戒經研習之十三



談修一心得解脫

智 銘

學修佛法的最大、也是最終目的，就是求得解脫。但要求得解脫非修得一心不可，什麼是一心呢？一心者就是修學佛法中的任何一法時，都要專心一志，不能有其他的思慮因緣，所以一心者是一心無異念的意思。例如修念佛的時候，必須念至一心不亂，才能在臨命終時往生西方極樂國土，修其他法亦是如此。凡修到一心的時候，也就是禪定最高境界的時候，定能生慧，所以也是智慧靈明的時候，以這靈明的智慧去觀照任何事物，都能一一開解而無障礙，所以說「一心生萬法」。因此佛弟子修「悲」，也必須修至一心，唯有修至一心才能解脫。

佛陀告訴善生說：

「善男子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有修悲者，當知是人得一法體，謂解脫分。」

修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怎麼能得到「一法體」呢？那就是修悲須修至一心。如果今天修悲、明天不修悲，這不能說是修悲一

心；若對某甲修悲；對某乙不修悲，也不能說是修悲一心，因為缺乏始終一貫的恆心和衆生一體的平等心，只有一顆懈怠心和分別心，這就不能生智慧，無智慧如何解脫？所以佛陀告訴善生：要一心修悲，才能得一法體，這法體就是解脫分。所謂「解脫分」者，是說修佛法中的任何一法，都可以得解脫，這樣的解脫就是由這法分支而解脫的，所以叫「解脫分」，修悲一心，由此解脫，所以成了悲解脫分。

佛在前面說「修悲者」「得一法體」，「謂解脫分」善生對這「法體」的獲得有疑難，所以他請問佛陀：

「善生言：『世尊！所言體者，云何爲體？』」

「善男子！謂身、口、意，是身、口、意從方便得。方便有二：一者、耳聞，二者、思惟；復有三種：一者、惠施，二者、持戒，三者、多聞。」

善生問話的意思是：「如何獲得這解脫分的法體？」這是一

個很好的問題，學佛的人最大的困難，是不知如何修才能得法，若能得修法，則得法體庶幾不難、也不遠了。

佛陀告訴善生的方法，是說：一切的佛法必須從個人的身、口、意三者之中，行方便善巧而修得。爲什麼佛法要藉身、口、意三業方便中修得呢？因爲一個人的一切罪業，無不是從身、口、意三者所生的。既然身、口、意能生諸惡業；同樣的也能生諸善業。所以修悲的人要得解脫分的法體，非藉身、口、意三業不可。如果離身、口、意三業，則修悲之我即不存在，我不存在，如何修悲？又如何能得解脫？就是因爲有我的存在，才要修悲，才要得解脫。因此佛弟子修悲，必須從身、口、意三者之中，善巧方便修得。身、口、意也就成了修悲得解脫之體，若無這體，則一切不存在，既不必修悲，也不需要解脫了。

佛陀接着指出，我們如何善巧方便地利用這身、口、意，來修悲而得解脫體呢？佛陀先指出了二個善巧方便的方法：

一者、耳聞：耳聞者就是聽聞佛法如何修悲、爲什麼要修悲等等的法門。知道了修悲的道理及修悲的方法以後，就開啓了智慧，於是開始修悲。這修悲的智慧從那裏來，是從聞法而來，所以可名之爲「聞慧」。例如佛陀未出世前，世間沒有佛法，大家不知道要修悲，更不知道如何修悲，自從佛出世說法，衆生聞法開慧以後，羣起修悲，所以才有這麼多衆生得解脫，所以耳聞佛法很重要。

二者、思惟：「思」就是「思想」，「惟」是依照某一法則去思想，合起來就是「思惟」。例如想要修法學，就必須依法學的法則去思想，才能成爲一位法學家。若不依法學的法則去思想，而依經濟學的法則去思想，那就成不了法學家，很可能成爲與

願相違的經濟學家了。學佛的人修悲，就一定要依佛法中修悲的方法去思想，才能開智慧，這智慧是由思惟而來，所以可名之爲「思慧」，有了這「思慧」，才能修悲，也才能得解脫。所以思惟很重要。

佛陀宣說了以上二種善巧方便修悲得解脫的方法以外，接着又指示了三種方便善巧的方法，也可以修悲得解脫：

一者、惠施：這裏所說的「惠」施，是說佛弟子行布施，是要給被施者有「惠」，才名之爲「惠施」。若佛弟子行布施的目的是爲了自己得「惠」，那就是「住相布施」，而不是「惠施」了，所以依照所施的對象及住心，可分下列三種布施：

第一、凡看見有貧、病、困、苦中的衆生，予以布施，以解除他的貧、病、困、苦者，這可名之爲悲施。

第二、因爲某人過去有恩於我，或有恩於衆生，他現在需要他人的幫助時，即向他行布施，這可名之爲恩施。如供養父母、師長、賢德之人等是。

第三、凡見佛、菩薩、法、僧等而行布施者，這可名之爲敬施。

以上三者布施，都是爲有惠於被施者，所以統可稱之爲「惠施」。多行布施即成就大悲智慧，所以能得解脫。

二者、持戒：這裏所說的「持戒」，是指持「佛戒」而言，不是指持邪戒。世間有些聖賢也設了很多戒，是否也要持守呢？佛法不離世間法，一切世間善法即是佛法，所以也應該持守，如孔子說：「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」。這是四戒，可以助長善德，是可以持守的，因爲這四戒與佛戒相合而不相悖。

爲什麼持戒能夠修悲、能開智慧、能得解脫呢？因爲持戒者不會傷害衆生。例如不殺生戒就是爲憐愍衆生，所以戒能修悲。凡持戒清淨者，其身、口、意必能靜定，能靜定就一定開智慧，所謂由戒生定，由定發慧，有了智慧，自然就能得解脫了。

三者、多聞：這裏所說的「多聞」與前面所說的「耳聞」有什麼不同呢？「耳聞」者的意義較狹窄，必須由耳根聽聞才能開智。而此處的「多聞」，就不一定專指耳根而言，其他諸根也可以有「聞」的作用。例如閱讀佛經、禪坐思惟佛語等等，雖不用耳根去聞，也能開智慧，這種由諸多方便的修習的「多聞」，也可以開智慧，也能得解脫。

以上所說的這三個善巧方便的方法，都可以修悲心，開智慧、得解脫。

善生聽了佛陀先後演說了修悲得解脫的二種方便和三種方便以後，是不是這些方便的修習成就以後，就一定能修悲成就而得智慧、並得解脫呢？因有所疑，所以問佛：

「善生言：『世尊！如佛所說，從三方便得解脫分，是三方便有定數不？』」

「不也？善男子！何以故？有人雖於無量世中，以無量財施無量人，亦不能得解脫分法；有人於一時中，以一把麩，施一乞兒，能得如是解脫分法。」

有人乃於無量佛所受持禁戒，亦不能得解脫分法；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，而能獲得解脫分法。

有人於無量世無量佛所，受持讀誦十二部經，亦不能得解

脫分法；有人唯讀一四句偈，而能獲得解脫分法。

何以故？一切衆生心不同故。善男子！若人不能一心觀察生死過咎、涅槃安樂，如是之人，雖復惠施、持戒、多聞，終不能得解脫分法；若能厭患生死過咎、深見涅槃功德安樂，如是之人，雖復少施、少戒、少聞，即能獲得解脫分法。

「」

善生因爲佛陀說了二方便、三方便修悲的方法以後，對修多少法，是否就一定能得解脫分法？這個問題在一般佛弟子中是常見的，有些人學念佛，規定自己一定要念幾萬聲，可是口內念佛，心內却在想其他的事，念佛就沒有功德，不如那只念十聲佛，却能念至一心不亂的功德多。所以修佛法是不能如作買賣似的，付多少錢，就一定要得多少貨品。修佛法的功德，只問心，不問數。因此，佛陀對善生提出的「定數」問題，非常肯定地答說「不也」。爲什麼作了一定的布施、持戒、多聞不能得一定的解脫分呢？佛陀提出三種理由來說明：

第一種理由是：有人能在無量世中以無量財物布施給無量的人；可是他所作的功德，却不如一個人在那偶然的時間中，以一把炒米麥粉布施給一個乞丐多。爲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爲布施多的人，在行布施的時候，不是行的一心布施，而是行的住相布施。凡住相布施，幾無功德可言；那只有布施一把炒米麥粉給乞丐的人，却是以悲心一意地布施，不求乞丐任何報恩。這種無相行布施，才功德無量。所以行布施是沒有一定能得多少功德，也沒有一定能得解脫分的定數的。

第二種理由是：有些的佛弟子，在無量世之中，先受五戒，又受八戒、再受出家沙彌十戒，然後受具足二百五十戒。雖然受了這麼多戒，可是他修戒的功德，不如一個在一天之中只受持八

戒之人的功德。這是爲什麼呢？因爲前面的人受持佛戒的戒法雖多、時間雖長，但却不是一心持戒，而有犯戒，身、口、意三業不淨，所以沒有功德；而持一日一夜八戒的人，却是一心持戒，身、口、意三業清淨，所得的功德無量，能得解脫。所以持戒也是沒有定數的。

什麼是「八戒」呢？這「八戒」又稱「八關齋戒」，那就是「一不殺生、二不偷盜、三不婬、四不妄語、五不飲酒、六身不塗香飾鬘、七不坐高廣大牀、八不歌舞觀聽，這就是八戒，因爲這八戒是關閉罪惡之門，不許污染自己的身、口、意，所以又名之爲「八關」，另外還有一戒，那就是「過午不食」，這是規定齋食的戒條，合起來就成了「八戒齋」，或「八關齋戒」，這八戒包括了身、口、意三業，三業清淨，所以功德無量，因此能得解脫。

第三種理由是：有些人在無量世中，受持讀誦了十二部經。所謂十二部經者，是：一契經、二重頌、三諷誦、四因緣、五本事、六本生、七未曾有、八譬喻、九論議、十自說、十一方廣、十二授記。這十二部經是指佛典有這十二種體裁，並不是指佛經只有十二部。這十二部經涵蓋了整個佛法的內涵，如果能一一受持讀誦，應該有無量功德才是，可是他的功德却不如一個只受持四句偈的人的功德。這是爲什麼呢？因爲前面的人受持讀誦的佛經雖多，但受持不一心，讀誦也不一心，所以功德少；而受持四句偈的人，却是一心受持讀誦，善解義趣，並力行實踐，所以所得的功德很多，因此讀經多少不是解脫與否的定數。

讀四句偈可以得解脫，這是不虛的。下列有三個四句偈：

一是：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

二是：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

三是：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

這三個四句偈，只要能受持讀誦其中的一偈，而又能深悟其義，就能功德無量，並得解脫。

「偈」：是梵音「偈陀」的簡稱，譯成中文是「頌」的意思，多以三字、四字、五字、七字一句，每四句成一偈陀，是一種美歌，用來讚頌某一特定的人、事、物，與中國的詩歌極爲相似，也有韻腳，只是平仄沒有中國詩的規律嚴整。是十二部經中的一部體裁，很具文學價值，用以弘揚教義，功用很大。如果不以一心受持讀誦十二部經，其功德尚不如受持讀誦一個四句偈而能至一心的人。

由以上三種理由，可知佛弟子修學佛法，沒有定數，爲什麼會如此呢？佛陀解說是「一切衆生心不同故」，衆生心爲什麼不同，佛陀舉出二點說明：

一者：「若人不能一心觀察生死過咎、涅槃安樂，如是之人雖復惠施、持戒、多聞，終不能得解脫分法。」

「生死過咎」者，是說衆生的生死，是由惑業所招感而成的，所以惑業即生死過咎。以致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如此輪迴，有如旋火輪似的迅速。生死是痛苦的、是蓋纏的、是結縛的，對解脫又生「過咎」，「過」是「過失」，「咎」是凶災。在此處應釋爲「障礙」，就是說：一個人對生死如果不能深悟其害，對解脫就會產生障礙。

（下轉第26頁）

心，更無別法。其內容由達磨大師嫡脈相承，提倡以心傳心，不由文字，建立佛心宗之樞要。故題曰《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》，分上下二卷，上卷收《鐘陵錄》，下卷收《宛陵錄》。卷首有裴休序。本書刊布以來，為各種版本大藏經收錄，流通甚廣。以本書語言流暢，直接簡明，說示法要。打破生佛、心境、明暗、有無、真妄等相對觀念，主張絕對觀念，故為禪者所樂誦。本書的出版流通，對發揚和普及禪宗思想的重大意義是不可估量的。

裴休將《鐘陵錄》、《宛陵錄》付予太舟法建後，又作《傳心偈》，表示他已得黃檗希運禪師之心要。現將此偈附後，以餉讀者。

「心不可傳，以契為傳；心不可見，以無為見。契亦無契，無亦無無。化城不住，迷額有珠。珠是強名，城豈有形？即心是佛，佛即無生。直下便是，勿求勿營。使佛覓佛，倍費功程。隨法生解，即落魔界。凡聖不分，乃離見聞。無心似鏡，與物無競；無念似空，無物不容。三乘法，歷劫希逢。若能如是，是出世雄。」

河東大士的《傳心偈》，可作《鐘陵錄》、《宛陵錄》的提要。宋僧天真讚之為「頓開聾瞽，煥若丹青。」可視為研究黃檗禪學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師於唐宣宗大中四年（850）八月示寂於宛陵開元寺，勅諡斷際禪師，塔號廣業。

明永歷八年（1654）我國黃檗山萬福寺僧隱元隆琦（1592-1673），應日本長崎崇福寺逸然之邀請，至長崎弘揚禪宗。其後於當地建黃檗山萬福寺，開創黃檗宗。與臨濟、曹洞，並稱為日本禪宗三大派。於是黃檗禪風走出國門，盛行於日本。

（完）

（上接第42頁「談修一心得解脫」）

「涅槃安樂」者：「涅槃」是梵音，若譯為中文是滅度、寂滅、不生、無為、安樂、解脫等等的意思，因為意義太多，所以保留原音不翻。此處將「涅槃安樂」並用，是梵音華義合用，因為得涅槃者，就能不生，不生就不死，不生不死即安樂。

若佛弟子修學佛法，對這生死過咎、涅槃安樂，不能一心去觀察，深悟其義，只是懵懵懂懂地惠施、持戒、多聞，終不能得解脫的。

為什麼「一心觀察」就能知生死過咎、得涅槃安樂呢？因為佛弟子能修至一心，必能生智慧，大智度論認為「三智實在一心中」，三智就是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，一心既具這三智，即可成羅漢、菩薩、佛，這三種聖人都已得到了涅槃安樂，所以也都得到了解脫分法。佛弟子不能於生死過咎、涅槃安樂修至一心，就不能得解脫分法，雖再多的惠施、持戒、多聞也是沒有用的。

二者：「若能厭患生死過咎，深見涅槃功德安樂，如是之人，雖復少施、少戒、少聞，即能獲得解脫分法。」：為什麼少施、少戒、少聞的人，反而能獲得解脫分法呢？因為他在惠施、持戒、多聞之時，已能以一心觀察生死過咎，因而厭患生死，不貪戀生死，因而深深得見無生無死的涅槃功德安樂，所以能得解脫分法。

由以上的論證，可知修習佛法中的任何法，都必須修至一心。慈悲、修施、修戒、修聞、修念佛、修禪定等等，莫不皆然。能一心即生智慧，即得解脫；不能一心，即不得智慧，不得解脫。其關鍵都在一心，所以修至一心乃解脫的根本。